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

第六回 龔家莊孤存封官 臨淄城孫臏勸父

詩曰：青門路接風，潤草自迎香。
文投北斗城，此日侍臣將。

卻說龔金定著丫鬟掌燈，前往馬棚。臘梅，丹桂引路，相離馬棚不遠，臘梅怪叫火起。小姐連忙抬頭觀看，大怒道：「討打的丫頭，火在那裡。」眾丫頭道：「剛才果然有火光，怎麼一會子就熄了。」小姐聞言，低頭自思：「紅光出現，定是貴人無疑。」吩咐丫鬟：「快些引我進馬棚。」梅香扭著頭，滿口抱怨道：「小姐敢是瘋了，半夜三更，進馬棚做甚麼。快快的拿著燈。」進了馬棚，只聽得連聲響亮，梅香著驚道：「怎麼滿天星斗，那裡打雷？」小姐笑道：「不是打雷，到是馬棚內有人打呼。」梅香道：「那裡有這等大呼。」小姐道：「順著呼聲尋去。」梅香提燈，尋至馬槽邊，把燈只一照，嚇得倒退數步。小姐道：「有甚麼？」梅香忙答道：「不知何故，有個孩子在一槽裡睡覺。」小姐道：「是誰家的孩子？」梅香道：「我家並無這個孩子，不知那裡來的。」小姐道：「你們與我悄然，待我來看看。」小姐來到槽邊，梅香把燈籠高高舉起，照得明亮，小姐將殿下仔細端詳，好一個福相孩子，齊整不過。小主在馬槽裡，翻身猛然睡醒，睜開雙眼，看見燈火輝煌，四五個女子同在。嚇得膽戰心驚，一轉身爬起來，坐在槽裡，只是發呆。小姐開言道：「你不必害怕，可將始末情由，實在說出來，還有商量。若是隱藏，將你送到當官，性命難保。」小主聞言，嚇得魂驚千里，眼流珠淚，口稱：「姐姐在上，我本龍生鳳養，不是民間之子。居東齊臨淄，春王是我祖，閔王是我父，我是孤存東宮太子。只因父王寵信奸妃，將我國母送在絞連宮絞死，又在御花園將我陷害。感得南郡王神風相救，故此逃生在外，已經五載，受盡萬苦辛。今日誤入府中，乞為覆庇，感德不淺。」小姐聞言，雙膝跪下，尊一聲：「千歲，臣女龔金定肉眼凡胎，不知千歲駕到，伏乞寬恕慢君之罪。」小主慌忙跳出馬槽，一仰手扶起來道：「姐姐，不知者不為罪。」小姐謝恩起來，吩咐梅香引路，請千歲駕到香閣。小主扶定小姐，攜手相攜，往後堂而來。四個丫鬟暗笑：「我家小姐著了鬼迷，不知那裡來的一個小孩，認做千歲，也不害羞，把他招進香房，不知乾甚麼勾當。」

不言丫鬟暗笑，再說小主來至房中，只見屏開孔雀，鼎列商彝，四壁圖書，堆積兩邊，花卉排層。小主暗贊，好幽雅的香房，名符其實。小姐護殿下進內室，居中坐下，叩頭參見。口尊：「千歲在上，民女接駕不週，罪該萬死。」殿下笑道：「罪從何來，免禮平身。」小姐俯伏在地，尊一聲：「千歲王爺，民女雖然貌醜不堪，也是民女有福，幸得千歲駕到寒門。千歲日後回朝稱尊，封民女在那一宮？」小主道：「我雖是一個皇子，現今不得帝，在外走國，我有帝王之分，你就來我與你封宮。」小姐叩頭道：「千歲明見萬里，雖然目下是個潛龍，到底是龍子龍孫，江山有份，他日南面稱尊，那時就有三千粉黛，八百嬌娥，那時可還記得龔金定這般情由。今日預討封號。正所謂閒時討官急時用，久後方不更改。」小主道：「姐姐請起，我若有日為君，封你為昭陽正院，同掌山河。」小姐叩頭謝恩。

四個丫鬟在旁伺候，見小姐討了封，眾人暗暗商量：我們從小伏侍小姐一場，今日小姐封了正宮，何不順便也討他一宮，做個偏妃也是好的。商量已定，先是玉蘭、荷花兩個丫鬟，雙膝跪倒，尊一聲：「千歲在上，奴婢們膽大，也求千歲大小封個宮院。」小主見兩個丫鬟討封，就問：「你兩個叫甚麼名字？」「奴婢叫玉蘭，他是荷花。」千歲看玉蘭生得面如傅粉，齒白唇紅，那荷花勝似桃花，眼如秋水，年紀不過十二三歲。小主開言道：「你二人起來，我若南面為君，封玉蘭為東宮偏妃，荷花為西宮偏妃，與昭陽同享榮華富貴。」玉蘭荷花叩謝，臘梅、丹桂都來討封，小主封丹桂為貴妃，丹桂叩頭謝恩，起來站在一邊。單剩下臘梅跪在地下。小主看見這丫頭，生得濃眉大眼，黃髮蓬鬆，一雙大腳，四扇板牙，心中暗想：「這般模樣，也要討封，好不害羞。」那臘梅跪在地下，只是叩頭道：「奴婢雖然貌醜，好歹也要求千歲封一封。」小主暗笑：「你這副嘴臉，封在那一塊才好？也罷，我且混他一混。」開言說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「奴婢就是臘梅。」小主道：「我就封你在昭陽掃地官。」臘梅叩頭起來，小姐見殿下封官已畢，尊一聲「千歲可曾用膳否？」小主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早上得了一口飯，直到如今未見米粒。」小姐吩咐丫鬟，快去備辦灑筵，與千歲享用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龔員外酒醉，直睡至雞鳴方醒，伸伸腰，「好睡呀。」渾身衣服未除，一腳把安人蹬醒。安人道：「員外今日好醉，怎麼衣服也不脫，直睡到這時候才醒？」員外道：「我醉了事小，卻誤了一件大事。因昨晚散席，經過街坊，帶了一個小孩子回來，安人可曾見麼？」安人道：「我未曾見。」員外道：「絕好一個孩子，我叫他坐在門外等著，不知他如今在不在了？」安人道：「半夜三更，知道那裡去了。」員外吩咐一個老梅香：「你出去開大門看看，若是這孩子還在，可領他進來。」老梅香領命，攜著燈籠往外而去，不多時轉來回話：「員外安人在上，大門外並無孩子，到是姑娘房中有一個。」

安人大喝道：「好賤人，滿口胡言，姑娘房中有個甚麼？」老丫鬟道：「安人息怒，奴婢方才聽見姑娘房中熱鬧不過，在門縫裡窺看，只見房中燈燭輝煌，小姐陪著一個孩子坐在牀上敘談講話，眾丫鬟在那裡做菜呢。」安人聞言大怒，對員外道：「你這老頭兒，酒醉糊塗，把孩子帶來家中，惹是招非。如今跑去女兒房中，男女混雜，成何體統。都是你這個老糊塗做得好事，倘被外人談論，清濁難分，你我怎麼見得人。」員外聽罷，癡呆半晌，方對安人道：「此事未知真假，何不叫女兒喚來問個明白再作主意。」安人道：「也罷。」吩咐老梅香：「且把玉蘭、荷花這兩個丫頭叫來審問一番，便知分曉。」老梅香領命，去了多時，把丫頭帶到內室。員外一見大怒道：「好賤婢，終日陪伴小姐，幹得好事。你只實說，房中那個是甚麼人？」安人道：「臭丫頭，若不依真實說活，都要打死。」玉蘭、荷花嚇得抖衣而戰，口稱：「員外安人不必動怒，此事與奴婢無乾，只因小姐昨晚三更得了一夢，夢見神聖來到香房，報稱有真命帝王現在我家，今在馬棚之內。小姐醒來，半信半疑，就叫掌燈，領奴婢等前往觀看，果見紅光罩體，鼻息如雷，小姐盤問來由，方知是春王之孫，閔王之子，乃是當今守關殿下，卻被奸妃所害，逃出在外，雖然日下是個潛龍，日後應為帝王，故此小姐請到房甲，蒙殿下聖恩，預封為昭陽正院，奴婢等亦得了東西二宮。員外安人將來就是皇親國戚了。」兩老聞言喜悅，員外對安人道：「王駕降臨，就該迎接，如今你我不可遲延，快些前去見駕。」遂命丫鬟，先行通報。兩老急急忙忙來到香房，見了小主，雙膝跪下，口尊：「千歲，小老兒肉眼無珠，不知千歲駕臨，多有冒犯，懇乞赦免小老之罪。」小主道：「此二位是何人？」金定跪下道：「是民女的父母。」小主道：「原來是國丈皇親，不知者不罪，請起相見。」兩老兒叩頭謝恩，站將起來，旁邊坐下。只見擺上肴饌，丫鬟執壺，小姐奉陪，十分恭敬，這且不提。

兩老喜歡不盡，安人道：「女孩兒福大，就得配儲君，不過一個女婿怎麼在我家中？」員外道：「人多口雜，不必張揚，外人聞知風聲，說我家隱藏殿下，惹禍不小。不如將後頭五間房子，幽僻不過，叫人收拾出來，只說與女兒做臥房，將南頭那一間用木板片隔斷，只留一個小門，殿下白日在裡面藏身，只在五間房內行走，方為妥當。你只打點綢緞，與他兩人做衣服。收拾停當，就在新房內成親。」那富厚之家，做事容易，不消幾日，諸事打點齊備，揀了吉日良辰，將小主和金定送入洞房，合盞交杯，共成花燭。這五間房就是小主養老宮一般，自在逍遙，才得了安身之處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保定府易州燕山，燕丹公主悶坐銀安殿上，想起第三子孫臏，不覺潸然下淚：「想我十月懷胎，三年乳哺，非輕易撫養成成人，雖然孫龍、孫虎在於膝下，惟是孫臏遠離眼前，怎不令我掛念傷心。可恨駙馬，當日糊塗，絕不該逞能恃勢，領兵攻伐臨淄，可恨鍾國母，大顯神通，殺得孫操大敗，活捉都尉回營，定要我第三子孫臏歸附齊國，方肯罷兵和好。都尉無奈，把三個月血胞的孫臏付給與他，他今長大成人，娶媳婦蘇氏琮美，官封南郡王，惟是數十年來不能相見，皆由駙馬當日之錯，真令我終日掛懷，傷心慘切。」貴人正然想著怎能得見孫臏，孫操看見，口稱：「公主何故傷心下淚？」燕丹道：「你我幾有幾個兒子？」孫操道：「二個，孫龍，孫虎現在朝中為官。」公主道：「第三子孫臏呢？」孫操滿面陪笑道：「在齊國臨淄閔王殿下。」燕丹道：「自己的兒

女不能夠二窩三處，到教他離鄉別土，在外國稱臣，於心何忍。」孫附馬道：「公主不必傷感，明日去奏明當今，領支人馬，再上東齊臨淄，務要我的兒子孫臧回來，與貴人見面。」燕丹道：「你要了二次，不見要來。這次傾兵去，定要來。」孫操道：「事不過三，此去一定要了兒子回來。」言論之間，天色已晚。至次日，燕昭王設朝，殿頭官宣旨：「有事出班啟奏，無事捲簾散班。」只見班中閃出一位大臣，上殿相參已畢，昭王認得是孫操，乃問道：「孫都尉見孤何事？」孫操叩頭道：「臣有本章呈覽。」內侍將本接來，鋪在龍案之上，昭王閱畢，開言道：「都尉既然還要請兵到臨淄去討孫臧，孤當准本。」即令下校場點齊三萬人馬，任憑都尉擇吉興師。孫操叩頭謝恩，昭王袍袖一展，群臣皆散。

且說孫操，出了午門，回燕山府見了公主，就說了興兵伐齊，主上准本，刻下就要動身。貴人道：「都尉須要小心，必要得三子回來才好。」孫操道：「公主放心，此番誓不空回。」說罷，即出銀安殿，命傳鼓聚將。只聽得聚將鼓打得如春雷一般，霎時這些大小將官，披掛齊整，魚貫而入，上殿打參。孫操拱手道：「眾位將軍，今日本帥請旨領兵伐齊，要將我三子孫臧要回來。此次興師，全仗眾位勞力齊心，與本帥效勞。」眾將一齊打拱：「願隨都尉指揮。」眾將辭退，各去準備。孫操即時上馬，帶領二子孫龍、孫虎下校場，人上挑人，馬中挑馬，揀選精壯共三萬，俱各齊備。擇吉興師，辭別王駕，人馬出離燕山。三聲炮響，人馬走動，滔滔如波湧一般，競奔東齊大路。行徑數日，一路無詞。前哨飛報：「大兵不可前進，已經相離臨淄不遠，乞令定奪。」孫都尉傳令安營，紮下大寨不提。

且說臨淄城，管門官探知燕兵大至，緊閉城門，飛報帥府。蘇代聞報，傳令：「眾將上城，嚴加防守，待本帥往南郡王府商議，自有退兵之策。」眾將領兵，出了帥府，各守汛地去後，蘇代吩咐：「打道到南郡王府。」孫亞父迎至銀安殿，禮畢坐下，口稱：「叔父先鋒，有何吩咐？」蘇代答道：「原來王爺還不知道麼？今有易州燕山王爺尊公孫都尉，無故興師犯齊，現在城外安營。此一來又有一番惡戰，特來與王爺商議，以便啟奏，發兵討敵。」亞父答道：「原來我父領兵來此，叔父不必著急，也不用你啟奏，你只上城防守，待我進城面君。」蘇代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全仗王爺鼎力。」就此告辭，回歸帥府，披掛整齊，策馬上城，吩咐軍兵嚴守垛口，預備灰瓶石子。

不言蘇代守城嚴密。只說孫臧入朝見駕，行禮已畢，閔王問道：「亞父見孤有何啟奏？」孫臧叩頭道：「臣該萬死，今有臣的父兄，領兵而來，到了都門，不敢不奏，乞吾主龍意定奪。」閔王聞奏大驚：「兵臨城下，將至濠邊，亞父有何高見，善退敵兵？」亞父奏道：「龍意萬安，既然臣父領兵而來，若是出兵對敵，有傷兩國之好。待臣親自出城，面勸孫都尉，罷兵回燕，方為兩善。」閔王大喜道：「全仗亞父調停，孤專候佳音。倘能善退燕兵，社稷之幸也。」孫臧謝恩出城，回歸王府，裝束整齊，手提沉香拐，跨上青牛，離卻南郡王府，竟上臨淄城，按下不提。